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阿真

女大学生



阿真

女大学生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女 大 学 生

阿 真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26,000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500册

SBN7-5321-0351-X/I·292 定价：3.1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反映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，取材的角度是比较独特的。

作品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，为读者展现出一组女大学生的群像，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图。在307室这个亲密无间的女性小集体里，有纯真正直的龚碧莹，大大咧咧的梁芳芳，一身乡土气的小杜，善交异性的庄美华，挂十字架的米雪。初恋的尝试，人生真谛的探寻，对未来的憧憬，显示出她们各自的气质。然而，孤独地躲在布帘后面的米雪却离开集体，走上轻生的路，这一结局的制造者竟是龚碧莹的父亲——道貌岸然、大名鼎鼎的华夫教授。读来令人深思。

作者也是一位年轻的女性。这是她的长篇处女作。这种在创作上勇于探索的精神，是值得称道的。

我背后的教室里，响着欢快的舞曲。这音响告诉我，一切正常。

其实，我完全用不着担心有谁会冲进“舞场”，使舞迷们狼狈逃窜……身兼数职的系主要领导人李纹——我的李阿姨，下午在校党委开会，而除了她，再不会有人来管这类闲事了。

的确有点荒唐。周末的共青团员生活会，居然开成了舞会。

“喂，团支书，咱们来点刺激的，比如跳集体舞。”在我清了清嗓子，刚想读报纸的同时，舞迷庄美华用她那富有魅力的南国软语喊了起来，而且，手脚、腰枝还配合上舞蹈动作。

我连想也没想，就将李阿姨事先选好的几张报纸，扔到了桌子上。

“呼啦——”，仿佛人们早就预谋好了，只等我进圈套。顷刻间，教室里响起一片桌椅撞击声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我犹豫了。我甚至希望团支委们能站出来反对我的做法。我求救似地望着团支部宣传委员宋杰，他那迟迟疑疑的神情，表明他不赞成，然而，他却不敢大胆讲出来，竟在我的注视下，悄悄溜了。

失望之际，我把目光转向团支部副书记李新宇和文体委员万振斌，他俩正忙着指挥大家开辟舞场。对这两个好热闹的家伙，我又能指望什么呢？

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组织委员袁志雄。尽管，近来我讨厌同他打交道。自从在我家，为了那幅小画发生争执后，我们之间曾有过的坦率而真诚的友情，便猝然中断了。袁志雄的心胸太狭窄。不就是一场小小的论战吗？何必耿耿于怀？又有什么必要用嘲讽的目光瞧我？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向他靠近一步。可此刻，假如他能拍案而起，象以往那样，双手抱肩，叉开两腿，站到我跟前，高声嚷着：“我反对！我反对！”该多好啊！我可怜巴巴地望着他，望着他和庄美华配合默契的双人舞……命运好象在故意捉弄我，他原来也是个舞迷，等不得收拾好舞场，就先跳起来了。

我心里乱极了。虽然没有特殊原因，李阿姨是不会来制止舞会的，不过，我能想象出她知道了这件事后，会采取什么行动。她爱我，更珍惜父亲的名誉，哪怕我有一点“出格”的行为，她也要向父亲汇报。更确切地说，她希望我成为父亲那样的人，至少，不能给蜚声中外的父亲脸上抹黑。因此，她老是教导我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，再不，就和父亲联合起来，对我的行动加以限制。这使我感到压抑、憋闷。我喜欢的是另一种生活，一种我想象不出，而又常常朦胧地体察到的生活；一种新鲜的生机盎然的生活；一种无拘无束、让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、人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的生活；一种充满诗意、快乐而又美丽的生活。总之，那是一种全新的人的全新的生活，而不是任何人的生活的复制品。为此，常常同父亲、李纹阿姨的教

导发生冲突。我担任着班里的团支部书记,但,我不愿装腔作势地教训任何人,更不愿压抑着自己的天性去迎合上级的胃口,我看准的事情,从来都是勇敢地去做。父亲曾告诫我,现实生活复杂得很!一个涉世不深的学生,一味莽撞,迟早要摔跟头!

我却满不在乎地回答他说:“摔了跟头爬起来,再干!怕什么?世界上只有那些惯耍阴谋诡计的人,才能完好无损。”

“这话是谁说的?”

“我,大学生说的。”我惊讶地看着父亲那激动得紫红的脸。真想不到,父亲——这位受全校师生尊崇的“华夫”教授,竟会为女儿的一句不假思索的话而一改素日持重的学者仪容。我觉得奇怪,更感到沾沾自喜。

由于我的桀骜不驯,我们父女不断地进行舌战,而且,我的出言不凡常常将父亲激怒。

“莹莹,”李阿姨开导我说,“你能有这样一位好父亲教导你,该是多么幸福。你知道我是多么敬佩华夫教授的才华和人品,可我只能是他的一个学生。”李阿姨不无惋惜地叹了口气,“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,华夫教授的影响会越来越大,用不上几年,这所大学的校长职务就要压到他的肩上。而你,作为他的女儿,怎么能做有损他的荣誉的事呢?”

听着李阿姨这真诚的话语,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。是的,我的理智是果敢的,感情却是柔弱的。人都是这样的吗?反正我时常陷入这种矛盾的窘境。我不断地同父亲闹翻,不断地做出一些“出格”的事,惹李阿姨生气,可我又是多么地想得到父亲的爱抚,多么地离不开李阿姨慈母般的温情啊!也

许,就为了这些,我的心情一刻也无法平静,舞会开始后,就悄悄溜到阳台上来。

我看了看手表,此时已是下午4点半。往常,总是5点结束团员生活会,然后,家在本地的同学,就可以回去度周末了。

该收场了,我想。但我还没考虑好今晚是否回家。这个问题整整折磨了我两个星期。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移向了校园西边那座乳白色的2层小楼,我已整整20天没回这个近在咫尺的家了。

周末无处可去,待在宿舍里,又怕引起别人的好奇心,我只得随好朋友朱玫去她家。

“是你继母……”朱玫的母亲辛阿姨试探着问我。

“不,不是。这跟她没关系。”在别人面前,我很少提起继母,因此,难免要发生许多误会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为毕克的事,我跟父亲吵起来了。”

对于朱玫一家,我是用不着隐瞒什么的。辛阿姨劝我向父亲道歉,可我觉得应该道歉的是父亲……

——在我中学的伙伴中,毕克是最不走运的。他从农村插队回来不久,在我们学校当教师的父亲便因病去世了,母亲一病不起,两个弟弟还小,毕克被照顾到校办工厂当工人。后来,厂长看中了他的忠厚老实,调他到仓库当保管员。他干了不到半年,就出事了:仓库里刚安装好的三台电机被盗。厂长批评毕克失职,毕克却说这是厂长设下的圈套。原来毕克并不那么“忠厚老实”,这个象少先队员一样纯洁的青年,牢牢地攥着手中的钥匙,致使厂长从仓库里拿走一颗螺丝钉都难。于是,

毕克交上了厄运。他被撤职了，代替他的是厂长的侄女——一个以懒惰闻名全厂的姑娘。

毕克被放到翻砂车间当工人，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了。谁知，厂里偏有些工人气不平，一心要为毕克打抱不平，上书厂党总支，要求调查仓库失盗的真相。身兼党总支书记的厂长受不了啦！他果然组织了一个“清查”小组，但清查的对象却是毕克以及他的亲戚邻居，弄得毕克两个多月都不能回家。这终于把毕克激怒了，他揍了厂长一顿。

毕克被人扭送到学校保卫部。

那天，我们正好上党史课。李纹阿姨在台上板书的当儿，78级的一个女同学，从教室门口悄悄探进身，传给我一张纸条：龚碧莹，外边有人找你。

我走到讲台前，向李纹阿姨请假，她同意了，只是要我马上回来。在一楼大厅的粗大水泥柱旁，毕克的弟弟眼泪汪汪地站在那儿。

“怎么啦，小强？”我着急地问。

“我哥哥……”

“他欺负你啦？”

“不是。他闯祸了……”

我的心猛地哆嗦了一下。毕克到底实现了自己的“诺言”。可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是个多么腼腆、憨厚的少年啊！那时，他跟着父亲住单人宿舍，就象是他父亲的影子。毕克的父亲——这位历史系的教员，除上课外，大半生都埋在故纸堆里，他似乎不善于和现代人打交道，因此，到死仍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。学校的宿舍大楼盖了一幢又一幢，却永远没有他的份。每

次分房，人家总忘不了提起他城里的家，他噤着，面红耳赤，好象做了什么亏心事。他明明知道有些掌权的人，不仅自己占着两套房子，而且，连儿子、甚至未满周岁的孙子都已拿到了住房的钥匙，可就是不敢讲出来。少年时代的毕克，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因子，就连上课回答问题，也羞得脸红气急，更别说跟人骂架了。分别8年之后，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惊讶得差点没叫起来。天，眼前的毕克那么鲁莽、粗野——他正在和人吵架，满嘴唾沫星子乱喷，铁锤般的拳头在空中划着弧儿。“他妈的，这些狗杂种，老子早晚要教训教训他们！”

事后，他给我讲述吵架的原因时，仍情不自禁地骂着一些脏话。

我失望极了。8年前那个“父亲的影子”在哪儿？那个崇拜我、紧紧依恋着我的男孩子在哪儿？我再也没去找毕克，他也知趣地躲着我，我只是间接地从朱玫那里听到他的消息。

我让小强先回家，什么也不要对妈妈讲。

“妈妈让我请假来找哥哥，是为了要钱交学费。”小强可怜巴巴地说。

我毛毛躁躁地翻着身上的每一个口袋，好歹翻出了三块两毛钱，而且，还都是些毛票、钢镚。父亲从不多给我一分零用钱。

“够吗？”我把钱塞给小强。

他点点头。

“快回家吧！”

“那哥哥怎么办？”

“我这就去！”

小强往前走了几步，又转过头：“碧莹姐姐，等哥哥一放出来，就让他还你钱。”

我的鼻子酸酸的。真难为这孩子了，幸亏他还记着我这个碧莹姐姐，不然，遇到这种事，又能去求谁呢？

我冲进保卫部时，那里的3个人正在拍桌子瞪眼地训斥毕克。

“你们凭什么这样对待他？”我怒不可遏地问。

望着扬头站在墙角的毕克，我心里百感交集，想哭，想喊，想扑过去朝那糊涂的脑壳猛击一掌。可我不能……

“他打人。”有人回答。

“没人打他吗？”我指着毕克，“他的衣服袖子让谁给抓破了？额角为什么在滴血？”

“你是谁？出去！这里没你的事。”

这声音好熟悉。我循声望去：“江大武，是你呀！”我立刻叫出了讲话人的名字。

江大武是朱玫姐姐朱晶的同学，常往朱玫家跑。据说对朱晶有点意思，但朱玫的母亲不同意，想让朱晶嫁一个有文凭的男人。

“哦，是你。”他也认出了我，“你认识他？”他指着毕克问。屋里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了。

我把毕克的事一古脑儿讲了出来，他们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同情的神色，三人凑在一起，商量了一会儿，就决定让毕克回厂，不过，要写个检查交来。

这当儿，毕克一直硬邦邦地站着，就象冻僵了似的。

“毕克，我们走吧！”我推了他一下。

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就扬长而去。

我追上他：“毕克，你要写个检讨。”

“老子还没学会。”

“毕克……”

“龚碧莹，你以为我会感谢你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那你就走开吧！别老缠着我！”

眼泪刷地一下涌出了我的眼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那个周末的晚上，我一进家门，父亲就怒气冲冲地从书房里走出来。“龚碧莹，你越来越不象话了！”

我有点不知所措。父亲只有在十分恼火的情况下，才会指名道姓地指责我。

“爸爸，我犯了什么错误？”

“不，不不，你哪有错误？你成了当代的女堂吉诃德啦，你多了不起呀！”父亲的声音不高，脸上带着辛辣的讥笑。

我很快就联想到这是为了毕克的事。我努力克制着自己，一心想把事情解释清楚：“爸爸，毕克是冤枉的，要是我不帮助他，那些人就会把他关在保卫部……”

“所以你就做了女堂吉诃德？”父亲打断了我的话。

我忍无可忍地嘟噜：“如果现实需要正义的骑士，堂吉诃德又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哼！骑士？凭拉关系走后门？人家找到系里来了……成天跟你讲，你的任务是读好书，学好本领，为将来走上社会打好基础。可你就是听不进去，到处惹是生非。”

父亲说着，语气渐渐和缓了，脸上露出恨铁不成钢的神

情。我一时语塞，心里却在埋怨李纹阿姨，要是她不打这个“小报告”，父亲怎么会生这么大的气呢？

“爸爸，”过了一会儿，我说，“请原谅，不过，毕克的确冤枉……”

想不到我的话又激怒了父亲：“冤枉？你懂得什么叫冤枉？用你整天挂在嘴边的所谓正义、真理的尺度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扬起头。

父亲冷冷地：“你太幼稚，也太狂妄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要当政治家？”

我感到莫大的屈辱，想也没想，就回敬了一句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不自量力。我看你当街痞头儿最合适。”

父亲的手向上抬了抬，似乎想打我。我站着没动，他狠狠地瞪着我，慢慢又将手垂了下来。

我的全身都在哆嗦：“爸爸，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，可以不承认我这个女儿。”

父亲在房里踱来踱去，最后，站到我的面前，用一种古怪的目光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个陌生人。

“你应该明白，你已经超过18岁了。”

我直视着他那双威严的眼睛，立时追上说：“你的意思是已没有抚养我的义务？好象宪法上没有这一条。”

“可我有权力把你从这个家赶出去！”父亲咆哮着，“你这个任性不羁的东西，你真象……”

我象谁，父亲欲言又止。

这时，继母惶惶地从厨房跑来，她看看我，又望望父亲：

“你们别这样，别这样……”

“没什么。”父亲慢慢地背过身去。

我往门口走了一步，随手掏出钥匙，扔在桌子上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对继母重复着这句话，转身打开门。

“莹莹……”我听见继母在叫，在哭。我没回头。

门，在我的身后猛地撞上了。这是父亲的“壮举”。

那个周末的晚上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校园内徘徊了很久。当我真切地意识到，自己是被父亲赶出家门时，我哭了，我的反抗意志一点一点地瓦解了。我伤心地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个孩子，我不能没有家，我不能离开家。如果说当初父亲把我送到乡下奶奶家，是为了惩罚我的话，那么，这一次……我怕极了，我在乡下整整呆了8年，我不想重温那逝去的岁月，更不愿旧戏重演。8年，我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已被冲淡得如水如纸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来之不易的这点父女之情再失去……我发疯地跑到楼下，如果父亲等在楼门口，我会扑到他的怀里，我会用真诚的眼泪，请求他的原谅，我会……然而，迎接我的却是宁静和黑暗——整座小楼都睡了。

“龚碧莹，你在这儿？”

我急回头，见宋杰局促不安地站在阳台门口。

“有事吗？”我不无担心地问。

“你的电话，到办公楼101室接。”

我松了口气，冲宋杰笑笑，就小跑着穿过“舞场”。

“喂，”我拿起话筒时，嘴里还在呼呼喘着。

“是我，莹莹。”对方温和地说，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。
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你今晚回来吗？”

我仍不吱声。

“你到底回不回来？”父亲有些急了。

他不肯说他希望我回家。我不肯说我回家。

“你讲话呀！”

“我考虑考虑。”

电话立刻挂上了。父亲肯定很恼火，我却得意洋洋，是父亲向我让步了。这对他实属罕见。我常常纳闷，父亲对自己的女儿怎么就没有一点耐心呢？难道我就那么令他讨厌？

此刻，我变得高兴起来，真想立刻把好消息告诉朱玫。20天来，我被这痛苦折磨着，这痛苦同样折磨着我唯一可以倾诉衷肠的朋友朱玫。

在办公楼的出口，偏偏又碰上了宋杰。

“怎么，你在这儿？”

“碧莹……”

我发现宋杰的脸羞得通红。这大概是由于直呼我的名字，去掉了姓氏的缘故。

尽管，“爱情”这个美好的字眼还从没在我心里占有位置，但我毕竟是个大姑娘了，直觉敏感地告诉我，将要发生一件尴尬尴尬的事。

一般说来，宋杰是个容易让姑娘们着迷的青年。他文质彬彬，举止温雅，仅就白框眼镜后面那双总在思考的眼睛和一口甜蜜蜜的小白牙，就足以让一些女孩子神魂颠倒。何况，他入学前就在天津市某区文化馆当过创作员，不但诗写得好，字也写得漂亮极了。听说外系有不少女孩子给他写情书，可我……

我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：“想请我跳舞？你找错人了，我是个舞盲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也不会跳。”他低着头，语无伦次地嘟囔着，“我找你……是想商量商量那本《习作选辑》的事。”

“上次团支委会不是都研究好了，由你负责从同学们的习作中选编 20 篇吗？”

“我是想……你看发刊词请谁写好？”

“应该是‘前言’，”我给他做了纠正，“当然得请个权威人士写。”

“请华夫教授行吗？”

“我父亲？算了，他忙得很。”我赶紧说。我担心父亲对此不屑一顾，更害怕他的横加干涉。不是吗？他能将我写的杂文撕得粉碎，就能将一本不符合他的思想的习作付之一炬。

“那让佟扬老师写？”

“哪个佟扬？”

“上星期四给我们讲现代文学的佟扬老师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他叫佟扬，我都忘了。不过他才给我们上了几天课？”

“他在念大学时，就是校刊的业余编辑，很有才华。反右前夕，学校曾准备送他到国外深造。要不是给打了右派，他肯定会成为华夫教授那样的蜚声中外的。”

宋杰侃侃而谈，他喜欢卖弄这种所谓的“见多识广”。

“啊，你的消息这么灵通。”我故意大惊小怪地嚷着。

宋杰的谈兴更浓了：“我是听新来的团委书记讲的。”

“邱芬？好吓人，你怎么跟她熟悉？”

“她曾经是我的一个远亲。”

“曾经是……有意思。”

“她原来的丈夫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叔。”

“咯咯咯，又是一个原来……”

“龚碧莹，你别误会，是我父亲让我去拜访她的。”

我努力忍住笑。

“要是你想和她进一步……我可以带你去。”

“她又不是我的远亲。”

宋杰还想说什么，而我已失去了耐性。舞会早该散了，朱玫这会儿肯定在教室里焦急地等着我。

“龚碧莹，明天我们一起去佟老师家，好吗？”宋杰紧追着问。

亏他还想着这事。“好吧，我去。”我随口答应着。

我一走进教学楼，就听见了悠扬的琴声，这是朱玫在弹琴，全中文系，还没有谁比她弹得更好。

我边往楼上跑，边哼着歌。空空荡荡的走廊里，响起一个尖细的声音，与那优美的琴声格格不入，我赶紧闭上嘴。

我轻轻推开虚掩着的教室门。舞会已结束，靠边站的桌椅又各就各位了。淡淡的夕阳从窗外射进来，象个活泼的孩子，在桌面上戏耍着，给幽静的教室平添了生气和亮色。

朱玫端坐在讲台左侧那个放风琴的角落里，长长的十指在琴键上跳动着，健壮结实的身子微微晃着，弹得正起劲呢！她那近视镜片后面略显小了些的一双眼睛，闪着熠熠的光芒，胖乎乎的圆脸上，露出迷恋的神情。